

我可以算是“越剧迷”吧。打小,我和越剧的缘分就结下了。我母亲爱唱,小时候还跟她一起看“徐王版”的电影《红楼梦》。但看了那么多戏,缘分最深的,大概还得属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和我的好朋友“茅毛”茅威涛。

我是个没上过表演学校,也没进行过专业表演训练的演员,所以私底下常会在看演出时“偷艺”。第一次看茅威涛演出,也有点这种味道。那是1992年,“小百花”和北京人艺都在南京演出,她演《陆游与唐琬》,我演《李白》。演出之余,我专门去看了《陆游与唐琬》,留下的印象极深——茅威涛是用女演员的想象力和女性的体会在塑造舞台上的男性,所以显得更抒情、更庄重、更有幻想的意蕴。隔年我们在第四届上海戏剧表演艺术“白玉兰奖”上相会。那次见面我还闹出了笑话,居然冲着“真人”茅威涛叫了一声“马兰”。她听了就笑,“我不是马兰,我是茅威涛”。当时我特别尴尬,觉得很没礼貌:明明看过她的戏,也知道她是谁,怎么一下子脱口而出把名字叫错了?但也是从那时开始,我们有了更多的交往。

1994年茅威涛要做《暮然回首》个人专场,邀请我参与,我欣然加盟。我知道策划人冯洁很有想法,会做一些创新的东西。果然,我的舞台定位很新颖:一个讲述人。既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主持人,更不是报

# 野草山花几度新

濮存昕

幕员,而是要融入专场,成为舞台和观众的桥梁。必要的时候,我还得唱两句。这个角色很特别,所以在连讲述词都没准备好的情况下,我就提前去杭州参与“小百花”的排练了。好家伙,我一个男演员扎到姑娘堆里,特别受宠。那时大家都年轻,记得首演结束,先在一起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想着第二天还要演出,赶紧休息,生活特别美好。

说实话,专场公演前我也曾顾虑观众会不会反感。为什么“小百花”会突然来了个男演员在边上说道?但它新颖的舞台形式确实打动了观众,赴台湾演出时反响尤其好。现在想想,这些年,“小百花”之于茅威涛,茅威涛之于“小百花”,就是这样不断地彼此带动着创新。这种创新,既让老观众慢慢能适应,更让新观众开始喜欢,这成了“小百花”的特色。

从那之后,茅威涛更是“一发不可收”地去创新,从《藏书之家》《江南好人》到最新的《二泉映月》……或有争议,但我觉得她艺术创作中骨子里的“真”,一直都在,是可以反复欣赏的。同是演员,聊起来自然有很多切磋。这些年,我从茅威涛身上

“偷”到不少东西,比如怎么一出场就要抓住观众,怎么更好地咬文吐字。我没上过正规的台词课,念台词有点“音包字”。但我观察茅威涛,她能克服自己嗓子的条件,把字咬好、咬圆,这很讲究。当然有时候,我也“批评”她。她演电视剧,我就会告诉她,“舞台上你还能有自己的尊贵感,但到了镜头前,最后可就不由你说了算的”。更多的时候,我们谈艺术、谈文化,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1995年,我们一起去灵隐寺,发愿未来要演弘一法师。没想到中间兜兜转转,直到2004年陈家林导演的电影《一轮明月》找到我,我才终于圆了此梦。但愿茅威涛也能早日如愿。

今年是“小百花”30岁生日。团里让我写幅贺词。我借用宋代智本禅师的名句赠之:“一年春尽一年春,野草山花几度新。天晓不因钟鼓动,月明非为夜行人。”茅威涛站在舞台上的时间比“小百花”还多5年。有时她半开玩笑说要“收山”告别了。但在我看来,她的路还很长。演戏这事儿,沾上了就喜欢,观众对她有期盼,她对观众也有责任,真心脱不开。可能在生活中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相夫教子的好女人。但从演员的角度出发,舞台才是她的根本,是她真正的生活。演戏是吸气,生活是吐气,只要有气力、有热情、有真心,我相信她还有新的追求,“收山”的日子早着呢!



参加一个笔会,有一位作家女友走路总是不知不觉就落到后面,我好奇地问:“为什么走着走着你就到最后去了呢?”

得到的答案令我匪夷所思:“我不好意思走到别人前面,因为我的臀部太大了……”

老天啊,她是如此美丽:面容秀美,腰肢纤细,气质优雅,却一味介意着臀部太大!那是我第一次具体而深切地意识到人们头脑中的观念是如何扭曲自身的感受与行为。

你每天照的镜子,有可能是一面哈哈镜,因为你大脑里面的观念扭曲了你眼睛所看到的一切。我曾从多少人口中听到诸如此类说法:“我不敢穿裙子,我的腿太粗了。”“我从不张嘴大笑,因为我有龅牙。”“我不敢抬头看人,我想别人一看见我,就会看到脸上的痘痘……”

总是这样,我们把自己拆解开来,无限放大自身局部的缺陷。不由自主地钻进牛角尖,满脑子想的就是自己那些小缺点,然后真的相信自己很糟糕。

美国某公司做了一个实验:一群年龄不一种族不一的人进到一间屋子里。屋子由一张白布帘一隔两半,布帘一边坐着一个在警察局工作的肖像绘制专家,另一边坐着接受实验的受访者。专家和受访者隔着布帘可以对话,但彼此看不见。

一位女士坐下来,肖像专家询问她的面部特征,诸如“请描述你的眼睛”,“请说说你的嘴巴”之类然后根据得到的答案画出一幅肖像。与此同时每个受访者还要描述一下另外一位实验对象的外貌,肖像专家据此又画出一幅肖像。实验完成后,每一位参加实验的人都会得到自己的两幅肖像,一幅根据自身描述绘制,一幅根据他人描述绘制。

在看到自己的两幅画像之后,几乎每个人都哭了:难以置信,别人眼中的自己竟然比自己眼中的更美好!

记录这个实验的视频在网上广为转发,人们的心灵受到难以言喻的震撼:原来,我们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糟糕!原来,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美好!为什么我们连客观看待自己都做不到呢?谈论别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他看上去很有活力”,或者“她的眼神很温柔”,而谈到自己我们就换了一副苛严的标准,把目光集中在缺陷上,诸如“我妈妈从小就说我下巴太长”或者“我最大的特点就是额头太宽”之类。

我们相信自己欠缺很多,对此耿耿于怀,我们到底给了自己多少负面、消极的暗示?多少本应恣意呈现的潜力就在一次次自怨自艾情绪中受到压抑。

美国总统林肯长得不好看,有一次,他的竞争对手当众说他是两面派,林肯回答:“如果我有另一副面孔的话,就不会长着这张脸了。”林肯不仅接受自己的长相,还巧妙地用自嘲来还击对手。

是的,对于自身让你不满意的部分,或许你可以尝试大大方方地自嘲,或许开始积极改变,但无论如何,你要先迈出那一步——客观地看待自己,并且心怀仁慈地接纳自己。

价不高,两书仅十五元。可惜我从裤袋里仅掏出两张五元纸币,摊主不肯降价,我想包里可能有零钱,果然又找出四个“钢镚”,14元交摊主,说“全在这了”,摊主愉快地收下。回家一合计,今日共淘书15册,从衣袋到口袋,纸币加硬币,花银共184元。今儿淘书可用八个字概括:弹尽粮绝,满载而归。

于塔中,可见供养人对其有着儿时纯真的感情,而将其作为珍宝来供奉。作为玩具,它一直影响至今,笔者曾听闻祖籍西北的长者谈及羊距骨,当地俗称“羊拐”,回忆儿时抛掷羊拐玩耍的场景,无不透露出喜爱之意,甚至翻找出几个来,个个都光滑如玉质,可见小时候经常玩耍抚摸,并留作纪念珍藏。这不由使笔者回忆起自己儿时玩丢沙包的场景,80年代的上海可能已不太有羊距骨作玩具了,但是沙包确是流行一时,与抛掷羊距骨相类似,不知是否也有些渊源。

一块小小的玛瑙羊距骨,却装载着许多历史的回忆,诉说着儿时的乐趣。

金三学士图分心,请看明日本栏。

中城寻踪

# 别让大脑成为哈哈镜

章红

道,这不贵啊。但我给自己个今日阴有阵雨。早晨起床急忙观天,天已亮却阴着脸,幸好未下雨。赶紧漱洗,骑车出门,不消十分钟,就抵达文庙路上的文庙。进得庙内的大殿前,我遂想起,昨晚忘了在口袋里多塞点几钱。余款大概有百八十吧。若是八九十年代,这点钱淘书足够了。时下已几百元一本,不带上千儿八百的防着点,会有捉襟见肘之虞。今儿车到山前,取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一仗只能省着点“子弹”,枪一个准才行哪!一枪一个目标直奔中间两排摊位的西边中端一家。我在摊位前,低头翻看,不一会便拣出六册可意之书,递给摊主,他看后说一百吧。我心里知

道,这不贵啊。但我给自己个今日阴有阵雨。早晨起床急忙观天,天已亮却阴着脸,幸好未下雨。赶紧漱洗,骑车出门,不消十分钟,就抵达文庙路上的文庙。进得庙内的大殿前,我遂想起,昨晚忘了在口袋里多塞点几钱。余款大概有百八十吧。若是八九十年代,这点钱淘书足够了。时下已几百元一本,不带上千儿八百的防着点,会有捉襟见肘之虞。今儿车到山前,取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一仗只能省着点“子弹”,枪一个准才行哪!一枪一个目标直奔中间两排摊位的西边中端一家。我在摊位前,低头翻看,不一会便拣出六册可意之书,递给摊主,他看后说一百吧。我心里知

道,这不贵啊。但我给自己个今日阴有阵雨。早晨起床急忙观天,天已亮却阴着脸,幸好未下雨。赶紧漱洗,骑车出门,不消十分钟,就抵达文庙路上的文庙。进得庙内的大殿前,我遂想起,昨晚忘了在口袋里多塞点几钱。余款大概有百八十吧。若是八九十年代,这点钱淘书足够了。时下已几百元一本,不带上千儿八百的防着点,会有捉襟见肘之虞。今儿车到山前,取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一仗只能省着点“子弹”,枪一个准才行哪!一枪一个目标直奔中间两排摊位的西边中端一家。我在摊位前,低头翻看,不一会便拣出六册可意之书,递给摊主,他看后说一百吧。我心里知

道,这不贵啊。但我给自己个今日阴有阵雨。早晨起床急忙观天,天已亮却阴着脸,幸好未下雨。赶紧漱洗,骑车出门,不消十分钟,就抵达文庙路上的文庙。进得庙内的大殿前,我遂想起,昨晚忘了在口袋里多塞点几钱。余款大概有百八十吧。若是八九十年代,这点钱淘书足够了。时下已几百元一本,不带上千儿八百的防着点,会有捉襟见肘之虞。今儿车到山前,取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一仗只能省着点“子弹”,枪一个准才行哪!一枪一个目标直奔中间两排摊位的西边中端一家。我在摊位前,低头翻看,不一会便拣出六册可意之书,递给摊主,他看后说一百吧。我心里知

1996年,上海嘉定法华塔元代地宫中,出土了一块玛瑙羊距骨,圆雕,长2.5厘米、宽1.9厘米、厚1.5厘米。羊距骨整体莹润通透,雕琢十分精细逼真,与真骨相仿,距骨正中开一椭圆形小孔,供系佩之用。这次出土的玛瑙羊距骨是特别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其质地,而在于羊距骨这种形制本身。羊距骨,就是羊后蹄关节处的骨头,是古时北方游牧民族小孩子的一种玩具,战国时萌生,辽金时发展,在元代又进一步发展推广。在明朝时北京的儿童叫它贝石,如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是月羊始市,儿取羊后胫之膝之轮骨,曰贝石,置一而一掷之。置者不动,掷之不过,置者乃掷,置者若动,掷之而过,胜负以生。其骨轮四面两端,凹曰真,凸曰诡,勾曰骚,轮曰背,立曰顶骨律。其顶岐亦曰



难得闲来无事 (中国画) 老树

校,又一直关心他的成长。这些学生在那里半天读书,半天劳动,劳动的地方过去是地主庄园,解放后政府把它改为苹果园。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个流浪儿获得了新生,进步快速,还被评为劳动模范。关露由此产生了创作冲动,以苹果园为背景,写出这部儿童题材的长篇小说,寓意新中国的儿童像果树一样,在阳光雨露下健康成长。这册《苹果园》,系竖排繁体字印刷,这样的版式,最合我心,这与民国版本别无二致。书品近于十品,扉页盖有椭圆形蓝章:“中共中央华东局空白图书馆”。书后贴有空白的“借还书日期表”,还插着空白借书卡,说明此书从未有人借阅过,在图书馆书架上躺了整六十年。此书给我另有一喜,在书中翻出

一张小小的彩色糖果包装纸,俗称“糖纸头”,此为五六十年代的产品,上印“上海爱民糖果厂”。时下有人专门收藏此物,见之更添一份怀旧情怀。转战第二个书摊,见《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58年1月出版,这可是《铁道游击队》一书的姐妹篇,是作家刘侠专门为儿童写的一部同样题材,但以儿童为主角的长篇小说。过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次首见此书,能不喜欢?《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由上海出版公司印行于1954年4月,摊主一定不知,著者周遐寿便是周作人,十元钱就售我了。曾在一家旧书店见过此书,售价过百元呢。另得周瘦鹃、周铮父

子所著《园艺杂谈》,陈之佛、吴山合编的《应用美术人物编》,以及《文学遗产选集》第一辑等。这些均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出版物,透着旧书特有的旧气,那是在时光的消蚀下,慢慢熬出来的,有一种历史的沉淀。

这样下来,口袋之钱已所剩无几,仍想再转转。在一摊位上看到《欢乐的阳光》,是丁芒前辈的第一部诗集,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于一九五七年九月。去年我在南京拜访过老诗人,相叙甚欢。此诗集以后可请作者签名留念。又见《密斯脱特威斯脱》,马尔夏克著,任溶溶译,时代出版社1950年的再版本,此书我已藏,并请任老签过名,再见仍喜欢得很,不愿舍弃。且摊主开

动的繁体字是由重和力组成的,意思是沉重的东西在力的作用下会“移动”,作用于物体的力就是“动力”了。情感,也是一种无形但强大的动力,爱情的力量让你“心动”,友情的力量使你“感动”,成功的喜悦让你“激动”……人们还把锻炼身体称为体育“活动”,专业的就称为“运动”,把创造性的劳作,称为“劳动”,值得一提的,现在的人们似乎对“劳动”以及劳动者有点轻视,年轻人都奔着白领去,不愿当个普通劳动者,有的干脆连家务劳动都请钟点工做了,我们别忘了,劳动,不仅创造世界,劳动,还创造了人本身……

真,平亦曰诡。盖真胜诡负而骚骨闲,顶平再胜,顶岐三胜也。其胜负也以贝石”。蒙古族将羊距骨称为沙嘎,1954年到1984年考古学家在满洲里市招拔鲜卑古墓中出土排列整齐的羊距骨;1983年,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县的匈奴墓中有找到羊距骨。蒙古人除抛掷游戏外,还可作猜谜、占卜、打弹珠、打靶,或可作为棋子使用,如蒙古跳棋、蒙古直棋。清代时蒙古一部就已发展出120余种游戏玩法。在东北,羊距骨俗称“嘎拉哈”,出自满语,延续了金以来女真族以距骨为玩具的传统。黑龙江金代墓葬中曾出土过2件羊距骨饰件,一件为水晶质,

一件为玉质,是当时女真贵族儿童玩具。本文介绍的法华塔出土羊距骨,与金代这两件大小、形制、雕琢方法相似。此外,在扶余市石桥欢迎塔元代1座儿童墓葬中随葬羊距骨11件,其中3件有穿孔,与金代羊距骨饰件的穿孔也相同。可见,元代继承了金代的羊距骨习俗。从出土地点来看,除了北方多地出土的各类羊距骨,上海地区共出土两枚羊距骨,除了本文介绍的一枚,另一枚出自松江西林塔地宫,也是元代文物,形制与法华塔羊距骨类似。综上推断,元代羊距骨作为儿童玩具,已由北及南,在南方也有所影响,反映了当时南北文化的交流。

羊距骨作为一种儿时玩具,被供奉

塔中,可见供养人对其有着儿时纯真的感情,而将其作为珍宝来供奉。作为玩具,它一直影响至今,笔者曾听闻祖籍西北的长者谈及羊距骨,当地俗称“羊拐”,回忆儿时抛掷羊拐玩耍的场景,无不透露出喜爱之意,甚至翻找出几个来,个个都光滑如玉质,可见小时候经常玩耍抚摸,并留作纪念珍藏。这不由使笔者回忆起自己儿时玩丢沙包的场景,80年代的上海可能已不太有羊距骨作玩具了,但是沙包确是流行一时,与抛掷羊距骨相类似,不知是否也有些渊源。

一块小小的玛瑙羊距骨,却装载着许多历史的回忆,诉说着儿时的乐趣。

# 文庙淘书记

道,这不贵啊。但我给自己个今日阴有阵雨。早晨起床急忙观天,天已亮却阴着脸,幸好未下雨。赶紧漱洗,骑车出门,不消十分钟,就抵达文庙路上的文庙。进得庙内的大殿前,我遂想起,昨晚忘了在口袋里多塞点几钱。余款大概有百八十吧。若是八九十年代,这点钱淘书足够了。时下已几百元一本,不带上千儿八百的防着点,会有捉襟见肘之虞。今儿车到山前,取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一仗只能省着点“子弹”,枪一个准才行哪!一枪一个目标直奔中间两排摊位的西边中端一家。我在摊位前,低头翻看,不一会便拣出六册可意之书,递给摊主,他看后说一百吧。我心里知

道,这不贵啊。但我给自己个今日阴有阵雨。早晨起床急忙观天,天已亮却阴着脸,幸好未下雨。赶紧漱洗,骑车出门,不消十分钟,就抵达文庙路上的文庙。进得庙内的大殿前,我遂想起,昨晚忘了在口袋里多塞点几钱。余款大概有百八十吧。若是八九十年代,这点钱淘书足够了。时下已几百元一本,不带上千儿八百的防着点,会有捉襟见肘之虞。今儿车到山前,取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一仗只能省着点“子弹”,枪一个准才行哪!一枪一个目标直奔中间两排摊位的西边中端一家。我在摊位前,低头翻看,不一会便拣出六册可意之书,递给摊主,他看后说一百吧。我心里知

道,这不贵啊。但我给自己个今日阴有阵雨。早晨起床急忙观天,天已亮却阴着脸,幸好未下雨。赶紧漱洗,骑车出门,不消十分钟,就抵达文庙路上的文庙。进得庙内的大殿前,我遂想起,昨晚忘了在口袋里多塞点几钱。余款大概有百八十吧。若是八九十年代,这点钱淘书足够了。时下已几百元一本,不带上千儿八百的防着点,会有捉襟见肘之虞。今儿车到山前,取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一仗只能省着点“子弹”,枪一个准才行哪!一枪一个目标直奔中间两排摊位的西边中端一家。我在摊位前,低头翻看,不一会便拣出六册可意之书,递给摊主,他看后说一百吧。我心里知

话题  
赵玉龙  
以前和朋友的谈天中,我们经常性地会围绕着某个话题来展开讨论。有时候甚至有些剑拔弩张,不欢而散。其实讨论的话题本身有时候是不重要的,讨论的,讨论的方式,决定了这样的讨论是无效的。我们谈写作、谈精神、谈技巧,谈雅和俗,谈到最后,我们依然各执己见,谁也无法说服谁。倒是徒增了一些烦恼,友情也疏淡了。

“我们换个话题!”当有人这样提议的时候,大家都轻松地表示了赞同。

